



真正做到既“新”且“好”

——谈谈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的建构

□王秀庭

近期,一批新大众文艺理论汇编和研究著作相继问世,相关研究已从现象描述逐步进入体系建构。围绕“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理论界辨析了创作主体、媒介形态、生产机制和接受方式;围绕“为什么出现”,研究者进一步揭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人民群众表达需求之间的深层联系;当讨论推进到“什么是好的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问题便被置于理论建设的中心。沿着这一路径继续追问,中国文艺批评界还必须回答:我们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作出“好”的判断?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评价技术更新,而是评价范式与自主话语体系的双重转型。前者要求文艺批评从确认身份、描述流量转向对作品质量与公共价值的辨析;后者要求文艺批评不再把新大众文艺仅仅作为西方媒介理论或既有文类理论的例证,而要从中国经验、中国实践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中提炼出解释新现象的概念与方法。两种转型彼此依存:缺少自主理论支撑,新的评价标准仍可能沿用外在尺度;缺少作品评价的实际检验,自主话语也容易停留在概念空转上。

评价范式首先要完成从“身份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转变。创作者是否来自普通劳动者,作品是否发布于网络平台,接受者是否参与评论和再创作,能够说明文艺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却不能直接证明作品的艺术成色。题材贴近生活,不等于真正理解生活;表达具有热度,不等于形成了审美创造;参与人数众多,也不等于建立了有质量的公共联系。如果评论只依据主体身份和传播方式来确认作品的“新”,便可能以社会学描述代替审美判断。真正有效的评价应当进入作品内部。面对网络小说,要分析叙事结构如何容纳新的职业经验、城乡经验与代际经验;面对微短剧和短视频,要辨认镜头、节奏、声音怎样把日常片段转化为具有意味的艺术表达;面对游戏文化和人机共创,则要考察互动机制是否拓展了叙事新可能,技术生成是否仍保留创作者清晰的价值选择。评论的对象可以不断变化,形式分析、经验辨析和价值判断却不能缺席。新大众文艺越是跨媒介、碎片化,批评越需要恢复文本细读的耐心。

■声 音

让审美自觉成为一种本能

□都 布

当每个人都可以是作家、诗人、歌者,我们该如何让审美自觉成为一种本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呼唤“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换言之,审美能力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品,而是每一个正常人都可能具备的基本素养。然而,审美趣味不会凭空自来,需要在实践中被唤醒、被塑造。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正在实践这一理想。数字媒介不断重塑文化生态,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文化生产与媒介运用的能力。大众依托自媒体,创作并传播一种既“切实”又“切身”的精神产品。这些文艺作品根植于真实的生活现场,展现了具身性的体验、真实的生活气息,建构起新的审美体系。当外卖小哥写下动人的诗句,当农村大妈用短视频记录自家院里的石榴花开,他们不断用自己的方式确认:我的生活值得被书写,我的感受值得被表达。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实践,本身就是最本真的审美表达。

但本真的冲动,距离成熟的审美自觉,中间还隔着一段不小的路程。人的审美能力的根基不是所谓天生的“艺术细胞”,而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感知与

判断能力,是一种“习得性本能”,需要在反复的比较、鉴别、反思中慢慢沉淀。所谓品味,从来是“品”出来的。品尝过真正的佳作,才分得清高下。一个爱唱歌的人,听遍了不同唱腔,自然知道哪一句是用力过猛、哪一句是举重若轻。这份判断力,不是谁生来就带着,而是一次次接触、比照、回味之后长出来的。

正因如此,环境对审美的塑造格外关键。当前,海量新大众文艺作品泥沙俱下,算法推荐的逻辑是“什么让你停留更久就推什么”,而非“什么对你更好就推什么”。但是,平台有责任把推荐的天平往“什么更好”拨一拨,创作者也有义务在迎合之外留一份对品质的坚持。而大众自身,恰恰可以在这一次次点击中训练出免疫力:看得多了,慢慢就能识别哪些桥段是流水线上的套路,哪些细节是戳中人心的真实。警惕本身,正是自觉的开始。

“本能”的形成需要“营养”。我们不能只让大众吃“快餐”,还要让他们有机会品尝“正餐”“大餐”。这要求主流媒体、专业机构和文艺工作者主动作为: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群众,而是用真正优秀的作品去“吸引”群众;不是简单地批评一些微短剧“没品位”,而是做出更有趣、更有深度的作品来竞争。把优质文化资源更顺畅地送到

肖克凡、彭程、田青受聘为第六届百花文艺周学术顾问,并分享各自的思考和感悟。肖克凡说,阅读使他产生了对远方的向往,继而走上写作道路,阅读能够拓展人生半径,让心灵抵达身体到不了的地方。彭程以“散文是心声的真诚表达”为题谈到,只要善于思考和挖掘,日常生活也可以写出深意。文艺周期间举办了阅读分享、新书首发、读者共读、艺术展览等10余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全民阅读深入开展,让文艺走近大众,点亮生活。(王曦月)

挖掘东坡文化资源 丰富诗歌创作

由诗刊社、海南省作协主办的第二届海南东坡诗路行采风创作活动日前在海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实地探访五公祠、通潮阁、东坡书院等地,了解苏东坡在海南的人生经历,领略海南的千年文脉,挖掘东坡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当下诗歌创作。

活动期间举办了“苏东坡与当代人的情绪价值”座谈会,与会诗人围绕苏东坡的人生经历、文学造诣和精神境界展开分享。大家认为,以苏东坡的人生行旅为地理线索,通过实景沉浸式文化体验,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位文学家的人生境界。诗人们要从中汲取营养,创作更多情感浓郁、能引发精神共鸣的优秀诗歌,为促进新时代诗歌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在同期举行的“重温东坡诗词夜咏雅集”上,诗人们登台朗诵苏东坡的经典诗词及自己的诗歌代表作,感受诗歌带给人的精神滋养和审美愉悦。(杨荔涵)

《五星闪耀中国》讲述文明交流互鉴故事

近日,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与五洲传播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王丽、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关宏及10余位专家学者、译者和作者家属代表与会。

《五星闪耀中国》由加拿大国际友人文月华创作,记录了其与丈夫文幼章的亲身经历。他们曾在中国工作生活22年,1952年应邀重返中国,以海外观察者的视角走访城乡,记录新中国的社会革新与建设图景。该书英文原版于1953年问世,今年7月推出中文版。与会者谈到,该书笔调质朴生动,其中所呈现的真实故事、真诚交流、真切理解如同一枚“时空胶囊”,穿越70多年时光,至今仍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读者既可从中学懂新中国的奋斗历程、汲取前行力量,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如何更好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揭晓

9月15日,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委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经评委审议,张者《天边》、宝树《未来故事》、叶兆言《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分获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首奖,路内《山水》、王尧《桃花坞》获长篇小说奖,沈念《歧园》、马家辉《苏屋邨的阿风》获中篇小说奖,池上《如果海水可以分开》、肖江虹《去荒野》获短篇小说奖。

郁达夫小说奖是面向海内外华语小说创作的文学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设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和艺术水准。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3月启动作品征集,7月选出入围终评作品,颁奖典礼将于11月中旬在郁达夫故乡杭州市富阳区举行。

中芭推出《星火·永恒的交响》主题晚会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星火·永恒的交响》主题晚会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作为中芭参加“2026年国家艺术团演

■书 评

新世纪文学并不缺少题材、媒介与话语层面的“新”,但经验更新未必能转化为形式创造。部分作品虽以题材热度和鲜明立场回应现实,其人物、语言和结构却仍显薄弱。文学批评不能将现实性径直等同于文学性,而须说明作品的新变如何在文本内部成立,批评判断又如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撑。沈杏培的《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以“镜”照见文学现场,以“针”辨析艺术得失,凭借敏锐的形式意识与严谨的证据自觉,追问了一个根本问题:面对尚未定型的文学经验,批评判断究竟凭何而立?

《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体现出著者三种彼此贯通的判断自觉。其中,历史比较回答文学“新变”发生在哪里,形式分析考察现实经验如何转化为文学表达,史料考辨则限定关联判断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

沈杏培凭借开阔而审慎的历史比较视野,敏锐辨识出新世纪小说的“空间之新”。他发现,相较于未庄、湘西等相对稳定且具有鲜明地方性的文学空间,新世纪小说更为频繁地将空间的分割、穿越与变形直接设置为情节发生和展开的条件,并借此揭示流动社会中日益复杂的身份区隔与权力关系。循此理路,他认为,《第七天》以复式空间重新编织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三体》等科幻小说则以宏阔的开放空间突破线性叙事的拘囿。尤为精到的是,沈杏培并未将“空间之新”简单等同于陌生地域的发现或时间断代的更替,而是将其置于既有空间叙事的历史谱系中加以辨析。因此,辨识新世纪小说的空间新变,重点不在于空间是否由“静态容器”转化为“能动力量”,而在于空间通过何种新增机制,更深刻地介入人物关系、叙事进程与意义生产。这一比较的意义在于将“空间新变”落实为可观察的叙事机制,使文学史断代获得了文本内部的形式依据。

如果说历史比较旨在辨认文学经验之“新”是否真正发生,那么形式分析则进一步检验,这些新变能否转化为切实有效且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表达。在《百科体、知识腔与接受障碍——〈应物兄〉的“知识叙事”反思》一文中,沈杏培将《应物兄》的知识叙事置于书写改革开放数十年复杂历史经验的宏阔任务中加以衡量。他首先充分肯定百科全书式写作所带来的形式收益:它作为一种别具匠心的“记忆术”,试图将个人精神自传、代际经验以及文化、权力与资本的多重结构经纬交织于小说之中,由此拓展现实主义容纳复杂经验的艺术容量;继而从“作为方法的儒学”与“儒侠之死”切入,细密而深入地阐明知识如何进入人物的精神结构,并参与小说主题的生成。然而,尤见其批评的清醒与审美眼光的是,他并未回避这种形式的代价。知识的不断繁殖延宕了情节进程,不同人物共享相似的“知识腔”,既挤压了人物声口的差异,也削弱了现实经验的具体质感。在这一意义上,“寻美”与“求疵”并非彼此对立的两套批评尺度,而是同一形式机制不可分割的正反两面。

由文学史参照进入形式机制之后,批评判断仍需接受史料证据的检验。尤其在涉及作家、作品与文化现象的关联时,关键不只是依据是否成立,更在于史料能支持结论推进到何种程度。史料考辨因此为判断划定边界,“针”之锋芒也由此呈现出双重意涵:它既指向敢于褒贬、臧否分明的批评姿态,也意味着每一个否定性判断都必须自觉承担与其结论强度相称的举证责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一文所精细辨析的,正是结论强度逾越证据效力的若干典型情形:文化研究路径仅将“文化+文学”简单并置,却未能说明文化因素究竟经由何种中介机制进入作品的人物塑造、语言形态与叙事结构;影响研究仅凭文本相似便贸然断定接受关系,却无法提供接触事实、传播路径与时间次序等“有迹可循”的可靠凭据;部分海外汉学研究纵然征引史料繁富,却以既定结论筛选乃至裁剪材料,使史料沦为观点的注脚,失去了反向检验乃至修正结论的可能。沈杏培进一步鞭辟入里地指出,三者真正欠缺的,与其说是材料数量,不如说是材料的性质、等级与证明强度尚不足以支撑相应的因果判断。这一辨析不仅切中了“强行关联法”的方法论症结,也彰显出他对学术证据边界的高度敏感。

这种对证据边界的清醒体认,又进一步延伸至对作者与文本关系的辨析之中。沈杏培认为,作者意图可以成为通向作品意义的阐释“拐杖”,却不能僭越为封闭作品多重意义的解释“囚笼”。在《拐杖与囚笼:作者意图的合法性与功能限度》一文中,他指出,作家自述能够证明的,只是作者曾经如何解释自己的写作;它既不能自动复原创作之初的真实动机,更不能径直裁定作品的最终意义。唯有将自述产生的具体时间与历史语境,同作品的写作时间、作家的阅读史料、文本的版本变化及其内部特征相互参证、反复校验,才能准确判断作者意图对于作品阐释究竟具有何种效力与多大程度的约束力。

《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以“镜”之明澈映照时代文学的复杂面貌,以“针”之锐利辨析其间的真伪、虚实与得失。尤为可贵的是,此书使人认识到,批评锐气与学术审慎并非彼此抵牾,审慎不是对锋芒的消解,而是锋芒免于武断、获得力量的必要条件。它所彰显的,正是一种将独立判断、证据意识与逻辑自律熔铸于一体的学术品格。(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出演播季”的重点演出之一,该晚会以芭蕾舞语汇赓续红色血脉,以国际视野诠释时代精神,通过3部各具特色的中外芭蕾舞作和多元化的舞台呈现,奏响一曲跨越时空的英雄赞歌。

晚会上半场,中芭原创芭蕾舞作品《长征 长征》以三重时空人物构筑关于长征精神的当代对话,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诠释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法国编导莫里斯·贝嘉的现代芭蕾舞作《火鸟》展现了生命在涅槃中的重生与永恒,饱含对光明战胜黑暗的炽热渴望。下半场呈现了由德国编导乌维·舒尔茨创作的交响芭蕾《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音乐的宏大结构与深厚情感外化为极具张力的舞蹈诗剧,与晚会的厚重基调相得益彰。(王 竟)

以记忆之名重塑存在

9月13日,由北京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信书店联合主办的“以记忆之名,重塑存在——《外面天气怎么样》《神的游戏》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作家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向萍、《青年文学》主编张菁和两书作者蒋在、李唐与会展开交流分享。此次活动是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2026年新书分享会的第二次活动。

蒋在的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以女性视角讲述8个故事,在现实与记忆的交错中捕捉被忽略的生命瞬间;李唐的小说集《神的游戏》收录5篇小说,作者在其中加入了许多真实的生活经历。蒋在认为,个体记忆会在重新讲述中被改造,并进一步唤起他人自身的经验;在李唐看来,人在时间面前很渺小,写作的意义就是“在沙子里淘出一点点金子”。与会者表示,记忆是写作者最丰富的宝库,两位青年作家用画面拼接让读者重新构建对生活的认识,其作品中的从容与松弛来自其成长过程中可依托的记忆。

镜照文心 针辨虚实

——评沈杏培《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

□李曉婷